

# On Raymond's Search for Self in *The Desert of Love*

CHEN Xueqi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30, 2022

Accepted: April 9, 2022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CHEN Xueqiao. (2022). On Raymond's Search for Self in *The Desert of Lov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067–07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8](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8)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3.008>

**Abstract:** François Mauriac's Nobel Prize-winning work, *The Desert of Love*, tells the story of teenager Raymond's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different family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unhealthy family emotional field on the formation of Raymond's sense of self-wor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ystem theory, explore how he embarks on a path of self-absence, self-differentiation, disorientation and self-reinvention, and search for the root cause of Raymond's self-identity crisis within the family, with a view to reconstructing an "oasis of love", thus providing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family crisis and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in society today.

**Keywords:** *The Desert of Love*; self; family systems theor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CHEN Xueqiao is a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 論《愛的荒漠》中雷蒙的自我追尋

陳雪喬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 弗郎索瓦·莫裏亞克的諾貝爾獲獎作品《愛的荒漠》講述了在冷漠的家庭關係中，青少年雷蒙的成長故事。本文將主要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角度出發，分析不健康的家庭情感場域對雷蒙自我價值感的形成所造成的影響，探究其如何踏上了一條自我缺失、自我分化、迷失直至自我重塑的道路，從家庭內部尋找造成雷蒙自我認同危機的癥結，以期重構「愛的綠洲」，從而為當下社會所出現的家庭危機以及青少年的成長問題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愛的荒漠》；自我；家庭系統理論

## 引言

法國作家莫裏亞克(François Mauriac, 1885–1970)於1952年憑藉《愛的荒漠》(*Le désert de l'amour*)一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該部作品中,看似和諧圓滿的家庭實則分崩離析,內部成員互為孤島,疏離、猜忌與爭吵是家庭關係的主旋律。作者不惜花費大量筆墨描述了青少年雷蒙在缺乏溝通、信任與愛的環境中,產生的心理矛盾和情感衝突,以此揭示了他隱秘的內心世界,凸顯了雷蒙在不健康家庭情感場域中的成長困境。「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其核心觀點之一就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即個體本身對自我的感知,認為家庭作為子女自誕生以來就存在且固定的成長環境,對個人自我概念的形​​成產生了直接影響,主張從家庭關係的角度關照家庭成員個人自我價值感的形成。本文將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視角出發,審視在「荒漠般」的家庭關係中,青少年尋找自我的成長經歷:青春期的雷蒙在原生家庭的情感場域中不受關注,自我價值感低下,試圖逃離家庭、追尋自我。在此過程中,因受到家庭外部其他女性的關注,獲得了短暫的自我價值認同感而投入到一段無果的愛情中,再一次迷失自我。成年後的雷蒙最終與昔日情人和父親和解,而原生家庭的修復也給雷蒙提供一個重塑自我的契機。本文試圖通過追蹤莫裏亞克筆下主人翁的成長經歷,探討家庭系統對個體成長的影響。

### 一、自我缺失:家庭關係的異化

青春期的雷蒙無法在異化的家庭關係裏感受到歸屬感和親密感,其低自我價值感的形成首先受到了成長環境,即家庭的影響。在莫裏亞克的筆下,「作者巧妙地將愛、凝聚力、不信任和敵對等元素混雜在一個家庭中,這種暗地裏的相互敵對使得整個家庭內部變得「趣味橫生」,讓人無法忍受」<sup>①</sup>。在雷蒙家裏,無論是父母,還是姐姐、姐夫亦或是奶奶,都只是單純靠血緣關係維繫在一起的「陌生人」,他們「既不願意對別人說真心話,還專愛揣測旁人的秘密…每個人都以為完全瞭解其他所有人,而唯有自己才是別人猜不透的。」<sup>②</sup>這種以暗地猜忌和表面衝突為主旋律的家庭模式在飯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飯桌本該是提供給家庭成員分享食物、互相交流、增強親密感的物理與心理空間,但小說描寫到的五次餐桌場景卻充滿了戲劇衝突,一個看似完整的微型社會系統正悄然發生著裂變:庫雷熱老太太是個甩手掌櫃,平日裏存在感不多,即便在兒子和兒媳婦起衝突時,也只是「埋頭吃飯,似乎沒有聽見」(79)。家庭瑣事纏身的庫雷熱太太則經常借這個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機會,埋怨丈夫用餐「遲到早退」,為家務事和女兒爭吵不休,無暇顧及兒子,甚至在後知後覺的丈夫終於發現青春期的雷蒙開始注重衣著等變化並提醒妻子時,庫雷熱太太也不置可否,並隨口就把話題轉移到了傭人的問題上。庫雷熱先生忙於工作,即便在家,「他的座位也長時間地空著」(75),常年缺席父親、丈夫和兒子的角色。雷蒙的姐姐、姐夫「巴斯克夫婦形成一個充滿猜疑和秘密的孤島」(75),與家庭裏的其他成員交流不多,餐桌上唯一的話題就是與母親爭搶傭人,並嚴禁家庭其他成員與自己的四個小孩講話,有意在大家庭內部分隔出自己的子系統。姐姐常把弟弟雷蒙比作一只狗,認為他是「家裏的禍害」,甚至直言「他將來准是個壞蛋」(74)。在這樣一個不健康的情感場域中,雷蒙幾乎被家人忽視,在少有的那些被注意的時間,也都只是因為犯錯而受到呵斥。小說中不斷出現的「荒漠」、「孤獨」、「空虛」和「痛苦」等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了關愛和交流的缺位,父愛的缺席、母親的無視以及姐姐的語言暴力給小雷蒙帶了極大的心理創傷,整個家庭猶如冰冷地窖一般。

除了外在環境對自我的排斥以外,內心對自我的不接納更是雷蒙「自我缺失」的重要元素。敏感又自尊

的雷蒙在地窖般冰冷的家庭中篤定自己確實是可有可無,空氣般的存在,是討人厭的髒孩子。他只有在餐桌的角落以及電車黑暗的車廂裏才會感到自在,黑暗仿佛是一道屏障,將他與世隔絕。除此之外,他還喜歡用沉默弱化自己的存在,自我感不斷被吞噬。他既不主動與家人溝通,也沒有朋友可以吐露心聲,在與自己共同生活的人面前,儼然一副「熟悉的陌生人」形象。即便是受到了老師的誹謗或家人的諷刺,他也選擇封閉自己的內心,不主動捍衛自己,不對任何人產生信任,並在潛意識中逐漸接受了「他者」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浪蕩子」形象,信以為真,「他以髒和亂自詡,其實少年這是在可憐地虛張聲勢…他是想讓別人相信,他這種不修邊幅是心甘情願的;這還是屬於他這種年齡的可憐的驕傲,絕望的謙卑。」(85) 青春期的少年內心極為敏感和自卑,十分注意「他者」對自我的看法,雷蒙這種對自我的不接納直接來源於「他者」對自我的不接納。故事中的雷蒙與學校、家庭之間的隔閡,與同學、老師和親人之間的疏離不僅讓他感到孤獨,更使得其在壓抑的外部環境中否定自我,而這種自我與自我的疏離則造成了自我的缺失。

## 二、自我分化:家庭關係的分裂

自我缺失所導致的自我價值感低下促使雷蒙試圖與原生家庭「決裂(cutoff)」,到外界環境尋找新的身份認同。青春期的雷蒙在面對母親的責罵時總是採取不回答的態度,當不善言辭的父親好幾次試圖打破兩人的沉默時,處於叛逆期的雷蒙也均以裝聾作啞的方式屢屢將意圖示好的父親拒之門外,他拒絕與父母溝通,讓人無法靠近,即便在能感受到父親些許愛意的情況下,他也選擇閉上眼睛,防止自己流露出屈服和軟弱的願望,當父親伸手想要拉近兩人的關係時,雷蒙也會及時地抽回手。這種心理和身體上所表現的與外界的隔絕被系統家庭理論的奠基人莫瑞·鮑文(Murray Bowen)定義為「情緒阻斷(Emotional Cutoff)」,是青春期的孩子「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一個表徵。而在面對姐姐、姐夫帶有攻擊性的冷嘲熱諷時,青春期的好鬥心理特點使得雷蒙不再沉默,選擇通過暴力溝通撕裂與姐姐、姐夫的同胞關係。姐夫埋怨雷蒙這個十七歲的未成年人極大地複雜了他們繼承房產的問題,而雷蒙在姐姐姐夫討論財產繼承權的那些夜裏則經常會流鼻血,「他將黏糊糊的帶血的指頭在胸前擦拭,覺得自己那張血跡斑斑的臉很有趣,他既扮兇手,也扮受害者。」(94)這裏的鼻血隱喻了雷蒙與姐姐、姐夫同胞關係的斷裂,他既是阻擾同胞獲得金錢的「加害人」,又是因金錢被同胞拋棄的「受害者」,對金錢無休止的欲望泯滅了姐弟之間血緣所維繫的這一最根本的人倫感情。「雷蒙三十歲時曾經要求得到像姐姐的嫁妝那樣一份財產,但未能如願;在遭到父母拒絕以後,他便與他們斷絕了關係。」(69)在成年後的雷蒙眼裏,財產也隨之變成了衡量親情的一個尺規,而父母這套不公平的財產分配公式再一次驗證了父母對姐姐的偏愛以及自己不被重視的事實,被金錢物化的親情如陽光下的泡沫,一觸即破。

除了心理空間的決裂,雷蒙更是選擇在用餐時把自己安置到角落,並常常一個人跑到花園,遠離充斥著家人爭吵的餐廳,甚至為了能夠攢錢去西班牙,遠離家庭而認真學習,只為拿到父母給的獎勵金以湊齊路費,試圖實現空間上的決裂。雷蒙無數次想到出走:「每走一步,他就離學校和死氣沉沉家更遠一步,他事先就陶醉在無比興奮之中!」(84),但這種在地理空間的短暫阻斷並非是真正的解脫,無法實現徹底的「自我分化」,因此雷蒙一直在尋找真正的出口,如攢錢周遊世界,「使得自己與家庭之間隔著一段漫長無邊的距離」(84),或在家庭和學校之外的環境中,尋找「他者」對自我價值感的認可,而瑪麗婭的出現正是讓他看到了離家出走以外的另一個曙光:瑪麗婭在電車上對雷蒙的關注使得雷蒙重燃信心,他開始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並由此萌發了一系列想要證明自我,以及反抗外在壓抑環境的意識。

### 三、自我迷失：兩性關係的異化

城裏富商維克多的姘頭瑪麗婭在沒有婚姻保證的情況下，丈夫角色的缺席以及整個社會在道德倫理上的施壓，使得她將所有的情感都投注到了孩子身上，可天有不測風雲，孩子的夭折讓瑪麗婭失去了喪夫之後唯一的生存期望。她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堅持去墓地看孩子，「在看望死去的孩子的路上，命中註定，她遇見了這個活著的孩子」(141)，而這個「活著的孩子」就是雷蒙。「他臉上殘留的稚氣使她想到自己死去的兒子，即使在思想上，她也只是懷著熱烈的廉恥心接近他」(145)，在瑪麗婭眼裏，青春期的雷蒙充滿孩子氣，潛意識將他看作了自己死去孩子的替代品，奉為自己新的情感寄託。從雷蒙的角度而言，早有耳聞的風雲人物瑪麗婭如今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眼神一直跟隨著自己，關注著自己，甚至感到對方對自己抱有男女之情的那種喜愛，這一切都促使雷蒙開始關注自我，他請傭人幫忙一周熨兩次衣服，並決定每天刮鬍子。而雷蒙在心理、空間上與家庭關係的隔絕以及對自我的關注等一系列「自我分化」的表徵絲毫沒有引起家庭其他成員的注意，「因為一個過於單調的家庭成員之間是彼此視而不見的」(100)，瑪麗婭如同雷蒙「愛的荒漠」中的一片綠洲：「一個女人，不用說一句話，是靠著眼神的威力，就使庫雷熱家的這個孩子變了樣，重新塑造了他，而家裏人竟沒有在他身上認出被施過著中陌生魔法的痕跡」(100)，如此，瑪麗婭不知不覺中反過來也成為了雷蒙原生家庭的替代品，彌補了雷蒙在家裏從未受到關注的心理空缺，再者，瑪麗婭特殊的異性身份更是極大地激發了青春期雷蒙的征服欲，他把瑪麗婭比作「戰利品」，與瑪麗婭的交往滋養了雷蒙的自尊，讓他的身份認同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如此，兩人不惜成為倫理道德的反叛者，一頭栽進了這段夾雜著情欲和母子感情的畸形兩性關係中。

在雷蒙所生長的家庭環境中，父親對母親愛搭不理，姐夫對姐姐頓指氣使，這種父權至上的婚姻關係直接影響到雷蒙對待異性的態度。在青春期荷爾蒙的作用下，莽撞又衝動的雷蒙決定用暴力征服自己心愛的女人，他將女性物化成證明自己的一個管道，而這種對女性的不尊重使得他又一次遭受打擊：「瑪麗婭無法接受這個外表熱情、純潔的少年是個流氓的事實」<sup>③</sup>，冰冷地拒絕了雷蒙的粗魯求愛。雷蒙的空虛和失落在吃了瑪麗婭閉門羹的那一刻全都化為了惱羞成怒的情緒，「這頭青春時期的雄性動物受到了侮辱，失敗使他狂怒，他身上那種已經變得巨大的生理驕傲受到了致命的傷害，而且在流血。」(151) 雷蒙性意識的頓悟在瑪麗婭畸形的兩性關係中無疑是一場悲劇，讓他再一次迷失了自我，企圖從其他女人身上尋找愛情的替代品，宣洩內心洶湧澎湃的情感。

莫裏亞克曾評論道，「雷蒙的青春危機主要表現為痛苦和反抗」<sup>④</sup>。心理上再度失衡、又一次深陷自我缺失痛苦中的雷蒙決意以自我流放的方式進行反抗，他在父親病重時一聲不吭地離家出走了六天，回來的時候變得又瘦又黑，右眼還有受傷的痕跡，破了的袖子露出了刺紋。無論是刺紋的個性化裝扮還是離家出走的叛逆行為，都是雷蒙對家庭和社會反抗的表徵，當初那個在學校自詡為「浪蕩子」、桀驁不馴的青少年如今已真正墮落到社會的底層，擺脫了家庭和學校的管束，最終逃亡到巴黎，沉迷於聲色犬馬。這種「浪蕩子」的自我流放不僅意味著雷蒙與家庭、情人在空間上的決裂，更是一種心理上試圖逃避創傷，產生的自我保護應激性反應，但這種決裂只是一種「虛假解決(pseudosolution)」<sup>⑤</sup>，而決裂一旦發生，施動者的心理將處於更加脆弱敏感的狀態，會試圖求得更多的自我關注與認可。「人一旦被貪婪和縱欲所控制，個體就會失去道德理性甚至泯滅人性，人的本質力量也就被異化」<sup>⑥</sup>，雷蒙在巴黎的縱欲之旅一方面讓他從別的女人身上不斷地證明自我，另一方面也讓他問題重重的兩性關係中逐漸喪失了愛的能力，在一片虛無中迷失了自我。而他的愛情悲劇如蝴蝶效應般也改變了和他接觸過的其他女人的命運：有人為他墮胎，有人因他死去，有人進了神學院…迷失了自我的雷蒙將內心的空虛和孤獨如荒漠化般地蔓延到整個巴黎，引發了一個又一個家

庭悲劇。

#### 四、自我重塑：親密關係的和解

三十五歲的雷蒙已經明顯感受到自己衰老的徵象，他在一次又一次照鏡子的過程中，送別了青春的逝去。莫裏亞克曾在其三十五歲的日記中寫道，「變老，意味著孤獨，受到的關愛會越來越少直至不再被愛。」<sup>⑦</sup> 故事中三十五歲的雷蒙同樣也意識到了「被人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該你去愛人了，如果你配得上話」(175)。在身體和心智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中，曾以青春為資質在女人堆裏迷失的雷蒙突然頓悟，開始從希冀別人的關注，從別人身上獲取身份認同到正確審視、接納自我，並主動關愛他人。而這種心態上的變化也為他後來與原生家庭、昔日情人的和解埋下了伏筆。<sup>⑧</sup>

如果說家庭成員以自我為中心是雷蒙缺乏他人認同，並逐步迷失自我的原因，那麼成員之間的相愛相助則是凸顯雷蒙存在感，幫助他找回自我的一個良好開端。與原生家庭徹底斷絕聯繫的雷蒙在三十五歲時收到了父親主動寄來的一封信，在父親簡練的語言中，「他確實感受到一種呼喚」(69)，這封信開啟了父子之間的顯性溝通模式。雷蒙雖怨恨自己的原聲家庭，卻無法仇視父親。在接到父親發出的示好信號後，雷蒙不再像青春期那樣扭頭回避交流，而是主動打電話向父親求助，請他來診治瑪麗婭的現任丈夫。父子倆一見面，父親就把雷蒙拉向懷中，這個看似簡單的姿勢充滿了濃濃的愛意，預示了父子關係趨於和好。安頓好瑪麗婭丈夫後，兩人坐在回程的計程車裏，「雷蒙握著稍稍靠在他身上的老頭的手」，向父親打聽家裏的事情：關係和好如初的父母，在戰場犧牲、贏得父親讚揚的姐夫以及一心為女兒操勞的姐姐使得原生家庭的關係逐漸融洽。父親感歎道，「你不會相信的，生活在家庭深處是多麼好呀…在生活中為自己創造一個避難所，這是很重要的。生活在開始和結束一樣，都需要一個女人來撫育我們。」(183)原生家庭關係的修復明顯也感染到了雷蒙，在父親向他打聽自己與瑪麗婭的關係時，雷蒙撒謊說「她跟我說話——正是為了打聽你的消息」(182)，極力撇清自己與瑪麗婭的關係，始終沒有和父親捅破最後一層窗戶紙，承認自己與瑪麗婭之前的情人關係，以撫慰同樣對瑪麗婭愛而不得的父親。在父親乘車離開巴黎時，雷蒙突然想再一次擁吻自己的父親，表達作為兒子的關愛，於是他趕在最後一刻跑到月臺和父親見了「最後一面」，「父親用充滿愛的眼光看著兒子。雷蒙問旅行者還缺不缺什麼…」(187)雷蒙和父親的這一次相遇，雖然短暫，但父子倆的感情得到了急速增進，無論是熱情的擁抱還是暖心的言語都讓我們看到了父子兩人身上的愛、責任與付出，讀者似乎在兩人互相關心的愛意中隱約看見了「愛的綠洲」。

酒吧與昔日情人的偶遇成為了雷蒙自我認知的轉捩點，雷蒙在三十五歲遇到昔日情人瑪麗婭之前，一直對瑪麗婭耿耿於懷，想找機會報復她，以彌補自己青春期所受到的心理創傷。但在真正偶遇瑪麗婭後，雷蒙卻奇怪地發現，自己的內心並未喚起「那種夾雜著狂怒的歡樂」(67)。他勇敢地正視了自己當年對待瑪麗婭粗俗的舉動，希望能夠獲得對方的原諒，原本打算報復瑪麗婭的他不僅沒有在瑪麗婭丈夫維克多受傷後落井下石，反倒幫助她安頓好其丈夫，並打電話叫來父親幫忙診斷維克多的病情。時間醫治了雷蒙的積怨，即便在瑪麗婭極力與過去的自己撇清關係，並不希望與雷蒙再有往來時，雷蒙也沒有像年輕時的自己那樣惱羞成怒，與瑪麗婭反目成仇，他把對瑪麗婭的愛放在了心底，試圖慢慢消化，對瑪麗婭的仇恨也在重逢那一刻完全消解。此時的雷蒙不僅不再忙於應付女人，操縱自己的朋友，還在偶遇昔日情人、送別朋友離開的同一個夜晚，奇怪地發現自己開始珍惜同伴，這對他以往的生活來說是一個新鮮事，但對於他以後的生活而言，三十五歲後心理逐漸的趨於成熟已經使他潛意識裏對家人、情人都有了不同的理解。

雷蒙三十五歲之前的愛情觀、家庭觀在一定程度上開始瓦解，如浮萍般在巴黎漂泊的他在三十五歲之後也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未來，有了新的人生觀，站在個體發展的十字路口，他對父親說，「我不想打雜了，

有人讓我去一家工廠工作,一家菊苣飲料廠,過年他們就讓我當經理」(182)。三十五歲的雷蒙在與父親和昔日情人和解之後,不再繼續以「浪蕩子」的形象自我流放,而是選擇回歸並重塑自我。

## 結語

同寫家庭題材的日本小說家黑井千次曾表示:「文學必須撕破日常生活厚厚的表皮,揭露家的內幕、家族深處隱藏的東西。在充滿溫情和愛的人與人的關係中,不能漏掉痛苦的吱吱的響聲。或者說在醜惡的深處未必沒有美好的東西。」<sup>⑨</sup>莫裏亞克正是將日常小事作為切入點,充分利用雷蒙家的飯桌、花園,瑪麗婭「奢侈與窮困」的客廳,雷蒙與瑪麗婭相遇的電車以及維克多在巴黎的房間這五個地理空間,以及過去與現在不斷交叉的心理時空,層層剝開看似溫馨的家庭外殼,在冷靜細膩的筆調下,通過對家庭成員行為與內心活動的刻畫,講述並剖析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裏小兒子雷蒙自我缺失、自我分化、自我迷失再到自我重塑的螺旋式成長歷程。正如莫裏亞克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詞中說的那樣,「我們出生在狹小的世界,在那裏學會愛和忍受;小說家的天才就在於他能揭示這個狹小世界的普遍性」,其作品所反應的家庭生活困境不僅僅是20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家庭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代家庭生活模式的審判,作品所反映的家庭問題依舊是當今社會各個家庭需要面對且難以回避的問題,而其中雷蒙的在青春期的叛逆和追求也是人類普遍成長的縮影,其經歷的成長困境更是給當代家庭敲響了一個警鐘。愛、信任、責任與溝通是孩子青春期乃至整個成長歷程中所需要的「綠洲」,構建一個健康良好的家庭系統是每個家庭一直以來都值得反省和深思的問題。<sup>⑩</sup>

## 注釋

① Edmond, J. (1933). *Le romancier et ses personnages*, p. 38. Paris: Buchet-Chastel.

② [法]弗郎索瓦·莫里亞克著,石橫山等譯:《莫里亞克精品集(上)》,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頁80。(下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③ Edmond, J. (1933). *Le romancier et ses personnages*, Paris: Buchet-Chastel.

④ Pierre-henri, S. (1982). *Mauriac*, Paris: Seuil.

⑤ Peter, T. (2003). *Emotional cutoff: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Haworth Clinical practice press. (轉引自顧悅:鮑勃·狄倫·離家出走與60年代的「決裂」問題:歐茨《何去何來》中的家庭系統,《外國文學》2017年第5期,頁64。)

⑥ 唐麗偉,季水河:《消費主義的家庭倫理鏡像》,《當代外國文學》2016年第2期,頁40。

⑦ François, M. (1948). *Journal d'un homme de trente ans*, Paris: LUF.

⑧ 黑井千次:《關於家庭主題》,《作家雜誌》2003年第1期,頁12。

⑨ ZHOU Tianyue. (2022). A life in full bloom: The feminist narration in *The Awaken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58-162.

⑩ WANG Tingting. (2022). Primitivism and poetic urban inhabitation: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ies in Lawrence's work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63-168.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